

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解读的几个问题

近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与会专家推荐看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一书,引起了人们对这本书的极大关注。托克维尔在这本书中不是单纯叙述史实,而是探究宪法大革命的深刻根源——旧制度。

一、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“感受最轻的地方”爆发

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“悖论”: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“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”的:“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,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、人民受其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,恰恰相反,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。”

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“悖论”,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。最经常的情况是,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,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,他们就将它猛烈抛弃。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,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,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,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。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;痛苦的确已经减轻,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。

二、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?

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,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“悖论”:大革命前二十年,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,人口在增加,财富增长得更快,个人继续发财致富。

为何社会财富蓬勃增长的过程中,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?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: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,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,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,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,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。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,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



病,民众“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,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”;民众“为政府建造军舰,维修道路,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,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,也没有偿还期限”……

所以,托克维尔总结道:“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?一方面是一个民族,其中发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;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,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,又不断从中作梗,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,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。”

三、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、失语的困境,很可能就把他推向了革命

很多人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、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,但托克维尔认为,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“教导”:

18世纪下半叶,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,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,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。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,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;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,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,也不愿绕一个小小弯。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,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,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。……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到,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,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。他们牢记这一理论,并把它应用于他人,为自己谋利。于是,大革命时期,革命者对被革命者私有财产的掠夺,一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

四、专制社会里,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,彼此孤立,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

在这种专制社会中,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、阶级、行会、家庭的任何联系,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,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。

在这类社会中,每个人都苦心焦虑,生怕地位下降,拼命向上爬,拼命地赚钱。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,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,成为最普遍的感情。专制制度从本质上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,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。

五、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,是“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”

大革命爆发前夕,法国的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一种

很高的程度。贵族(托克维尔所谓的“贵族”,其实是“中间势力”的代名词)作为一个连接上层统治者与下层被统治者的中间势力,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。从此,再没有任何新的中间组织或阶层能够兴起。

没有了中间势力,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。个体的原子化的最终结局,就是政治生活从民众当中完全消失——单体的民众无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,最终的选择,只有远离政治生活或者走向革命。

六、民众“搞革命”时的种种不适当的方式,其实都是政府“教”的

很多人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、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,但托克维尔认为,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“教导”:

很多人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、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,但托克维尔认为,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“教导”:

18世纪下半叶,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,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,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。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,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;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,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,也不愿绕一个小小弯。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,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,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。……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到,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,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。他们牢记这一理论,并把它应用于他人,为自己谋利。于是,大革命时期,革命者对被革命者私有财产的掠夺,一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

七、寻求“平等”的时候,千万不能忘记“自由”

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。但在革命的大潮中,“自由”没有敌过“平等”。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,但最主要的原因,正如托克维尔所说:“自由”没有办法像“平等”那般,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(譬如均分财产、土地革命)。

在该书的《前言》里,托克维尔说:在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,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。寻求“平等”的时候,千万不能忘记“自由”,或许正是托克维尔从法国大革命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。

(摘自《第一财经日报》 黄宾/文)

你 不 信 任 我

出租车把我载到一幢大楼前。

“劳驾,”我说,“别关计价器。我到公司,去去就来,然后,我们再朝前开。”司机皱皱眉,不满地说:“先结帐不是更好吗?”“不,我还要继续坐您的车呢,瞧你,不信任我吗?您想我会溜吗?”“我什么也没想,”司机说,“现在什么人都有,有人会溜,有人不溜……”“哎,就是说,您还是认为我会溜!那好……我把我的帽子压在您这儿。”

“您说哪去了!”司机生气道,“我要您帽子干吗?我信任您……您把公文包留下再走。”“啊?什么?”我冒火了,“行啊,我把我的公文包留下。只要您允许我记下您的车牌号码。”“您这是干嘛?”司机皱起眉头,“不信任我吗?您想我会开车溜掉?”“我什么都没想。”我说,“不过,现在什么样的司机都有,有人喜欢帽子,有人喜欢公文包。”“说什么呢?”

“给我!”他说,“这是驾驶证、工会证……”我们恶狠狠地瞪着对方。“听我

说,”我突然改口道,“您不觉得害臊吗?”“您呢?”“我为我们两个感到害臊!”我说。

“我也是!”他说着,垂下了眼皮,“收回您的证件吧……”“您也收回您的……”“请把您的公文包拿回去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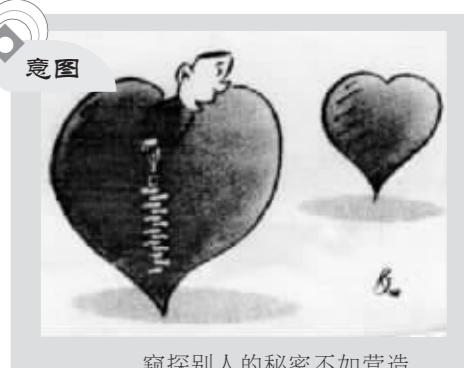
“谢谢,”我说,“我会把您的车号忘掉的,MT-40-20。”“让我们都忘了。”他

说。我们热情地相互拍拍肩。“我怎么

会把您往坏处想呢?”我觉得奇怪,“您的脸这么讨人喜欢。眼睛是灰色的,脸颊上有颗痣。”“您长得也很帅,您不在,我还觉得怪闷呢……”

我们相互笑了笑,随后我下了车。我走到入口处时,发现我的通行证不见了。“真见鬼!”我想,“就是说,他还是扣下了我的通行证,以防万一,哼,没什么,我截不住的,我也采取了万全之策,我截破了他的后轮胎……”

(摘自《给你整个世界》[俄]格·戈林/文)



窥探别人的秘密不如营造自己的秘密。



即使没有什么收获,背个空口袋就是一种追求。韦荣景/图

江天一觉

乾隆皇帝有两大嗜好,一是好吟诗,一是好题字。乾隆写的字多,出现错别字的几率也就大了。

乾隆南巡镇江时,经过金山寺门外,一时手痒痒得不得了,要给和尚们留下墨宝。于是随行的大臣们拟了四个字“江天一觉”,不知是眼花,还是手哆嗦,乾隆却写成了“江天一觉”。群臣们一看可慌了神,皇帝写了个错别字,这怎么收场?乾隆也看出了问题,怎么办?承认吧,丢人;不认吧,原版就在一边放着……皇帝和大臣都僵在了那儿。

这时,方丈出来打圆场,说:“红尘中人苦于罔觉,果能见此江天心头一觉,即佛家所谓‘悟’也,好匾好匾。”这马屁拍得可真是时候,乾隆避免了尴尬,龙颜大悦。

(摘自《杂文月刊》张艳涛/文)

无利可图

某地某乡是个“肥乡”,先后四任“一把手”,前“腐”后继,锒铛入狱。上级领导经过考察,决定调查乡长去当“一把手”。得到消息后,钱乡长把自己关在屋里,认真仔细周密地研究和总结了前四任“一把手”捞钱的手段和技巧以及失足落马的原因后,终于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:不能去!

妻子大惑不解:“如此肥缺,别人抢都抢不到,你咋到手的肥肉不吃呢?”

钱乡长说:“夫人不知,我研究过了,此乡情况复杂,前四任乡长已经把捞钱的招数全用光了,我去了,已无招展空间,无利可图,我去干嘛!”

(摘自《小说月刊》王雨/文)



傲慢的演奏家盯着他:“你是什么意思,我们?”

幕间休息结束后,演奏家回到他的座位上,开始演奏下一首乐曲。但是,当他的手指按下琴键时,却没有任何声音发出来。风琴没有送风过来,所以声音就一点也出不来。

这时,演奏家听到了幕后传来的耳语:“嘿,先生,现在你知道‘我们’是什么意思了吗?”

(摘自《讽刺与幽默》8.3 [美]哈维·麦凯/文)

(本版图文,除注明出处者外,选自《杂文选刊》、《意林》等)

“凌迟”酷刑的废除

在中国历史上,正史记载于刑法的死刑有斩首、绞、腰斩、弃市、车裂、戮尸、抽肋、镬烹、凌迟等名目。其中最残忍的就是凌迟。凌迟,即老百姓所说的“千刀万剐”。

历史上受凌迟最惨的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。崇祯皇帝在中了大清的反间计后,竟误认为袁崇焕通敌卖国,把袁崇焕凌迟处死。行刑前先游街示众,然后用鱼网覆盖(让肌肉突出以便下刀),最后剐了354刀。

到了晚清,社会逐渐开化。由于凌迟过于残忍,且违背法学精神,清代法学家薛允曾多次公开呼吁清政府从《大清刑律》中剔除凌迟酷刑。此时,一些对凌迟有所耳闻的外国人也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,对于主张废除表示支持。



《左脚向前,再度印度》
作者:吴志伟
中国轻工业出版社

成群结队的乞讨者,他们蹲在路边,静静地等候人们施舍——平常得就像在工作一样。

事实上,印度人不只是对贫穷的冷漠,也包括对富有的淡然。除了少数政客与企业家之外,印度人对财富的敏感度近乎于零。因此,会有很多富甲一方的王公贵族,为了寻求真理而放弃世俗的一切财富,走上一无所有的苦行僧之路。乌代布尔的水宫酒店,如同土耳其后宫般华丽壮观,但是,没有印度人会对它露出哪怕些许艳羡的表情。

在印度,贫穷,因为其纯粹与感伤,而更显得优美。

编辑问题
1985年我刚调入作协不久,组织人事处的邬舜梅叫我去她的办公室,她很高兴地通知我,说我的编辑问题已解决,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。我说我不明白我的编辑有什么“问题”,邬大姐说,小吴啊,你以前是工人编辑,现在是干部编辑啦,干部就是国家公务员啊!我不知好歹地说,我本来是工人阶级,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啊,现在我成了公务员阶级,成了社会公仆,顶多是“工人阶级一部分”,有啥高兴的!邬大姐说,小吴你真不懂事!

(摘自商务印书馆《夭折的记忆》吴亮/文)

简单便是快活

我们身边有60亿人。但是,这一辈子,我们最多活在60个人中间。而让你至爱与至痛、至喜与至悲、至生与至死的,最多不过几个人。这几个人,才是你的世界。所以,更多的人,更多的事,你都不必去在意。在意得越多,就会沉陷得越深,就会纠缠得越久,就会被折磨得越苦。简单点,简单便是快活。

(摘自《没有一种痛是单为你准备的》马德/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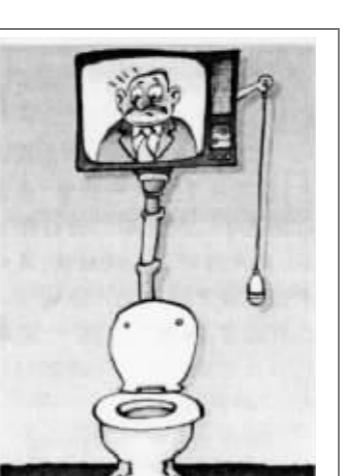
“比武”决出文状元

赵匡胤第一次主持考试,出現了个难题。考生王嗣宗与陈识齐在御前争状元,争得脸红脖子粗的,各不相让。赵甚感为难,两人文章写得都不错,难分上下。看看左右大臣,意见也不统一。想了良久,赵武人本色使然,于是说:“要不你俩打一仗吧!谁赢了谁就是状元。”众人大惑惊诧,没见过这么点状元的。赵匡胤话音刚落,只见反应快的王上去一巴掌把陈帽子打掉在地,急忙跪在皇帝面前道:“臣胜之。”赵龙颜大悦:“行,你就是状元了。”遂以王为状元,陈为榜眼。

(摘自同人出版社《微历史·宋朝人》赵家三郎/文)



“半自动”担架



垃圾节目▶

[波兰]G·苏波斯卡/图)

罗马人凯撒大帝,威震欧亚

简单点,简单便是快活。

罗马人凯撒大帝,威震欧亚